

大理太和白语形容词语义指向分析

陈啟荷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12日

摘要

本文以大理太和白语中的形容词为研究对象, 系统地分析了其“语义指向”问题。文章从形容词在句子中充当的四种主要句法功能入手: 定语、谓语、状语和补语。通过对每种功能下形容词语义关联对象的考察, 作者试图归纳出形容词在不同句法结构中的语义指向规律。例如, 在作定语时, 形容词的语义可能指向其修饰的中心语, 也可能跨成分指向主语; 在作状语时, 其语义可能指向动作本身, 也可能指向施事者。文章旨在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类和描述, 揭示白语形容词在句法-语义互动层面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太和白语, 形容词, 语义指向, 指向方向

An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Direction of Adjectives in Dali Taihe Bai Language

Qihe C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rch 28, 2026; accepted: April 29, 2026; published: May 12,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adjectives in the Taihe Bai language of Dali as its research object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ir semantic orientation. Starting with the four main syntactic functions of adjectives in sentences—attributive, predicate, adverbial, and complement—the author examines the semantic referents of adjectives under each function in an attempt to summarize the patterns of semantic orientation of adjectives in different syntactic structures. For instance, when functioning as an attributive, an adjective may semantically orient toward its modified head noun or cross constituents to orient toward the subject; when used as an adverbial, it may semantically orient toward the action itself or toward the agent. By classifying and describing these phenomena, this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of Bai adjectives at the interface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Keywords

Taihe Baiyu, Adjective, Semantic Orientation, Directional Direc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国内学界对语义指向研究越来越重视,学者们对于语义指向的定义有所差异,例如,范晓、胡裕树(1992)胡裕树(1994) [1]认为语义指向是指句子中词语在语义平面上支配或说明的方向。卢英顺(1995) [2]则认为语义指向指的是句法结构的某一成分在语义上和其他成分(一个或几个)相匹配的能力。沈开木(1996) [3]认为是一个词指向它的对象的能力或特性。陆俭明(1997) [4]认为语义指向指的是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跟哪一个成分相关。王红旗(1997) [5]把语义指向看作是处在句子的同样句法位置上的具有同样语法性质的词语可以同句子的不同句法成分发生语义联系的现象是句法成分的语义关系同语法关系不对应的现象。周刚(1998) [6]认为语义指向是指句子中某一个成分跟句中或句外的一个或几个成分在语义上有直接联系其中包括一般所认为的语义辖域[7]。归纳起来,语义指向是指“句子中某一词语与句子中已经出现或没有出现的另一词语在语义上的联系”。

本文以白语形容词在句中充当定语、谓语、状语、补语四大句法成分为基本分类维度,按不同句法位置分别考察语义关联对象。以“句法位置 ≠ 语义指向对象”为核心思路,区分表层句法管辖关系与深层语义关联关系,重点分析跨成分、跨层级的语义指向。分析其与句子中其他成分如:中心语(被修饰名词)、主语/施事、谓语/动作本身、宾语/受事、整个命题/事件的联系。同时结合语义相容性、句法管辖范围、跨成分判定及句式变换验证等标准,对大理太和白语形容词语义指向现象进行类型学描述与初步分析,归纳其指向类型与基本特征。

2. 白语研究概况

传统上将白语分为大理(南部)、剑川(中部)和怒江(北部)三大方言。[8]大理太和白语属白语南部方言大理土语。在大理太和白语中,形容词按功能和语义特征分为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和非谓形容词,三者核心功能都是作定语修饰名词以描述或限定事物特征,在形式上来看,性质形容词大多是简单形式,状态形容词大多是由性质形容词派生而来的复杂形式,非谓形容词多为简单形式且侧重事物分类限定属性。

白语作为藏缅语族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形容词的句法功能与语义特征一直是汉藏语系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学界对于白语形容词的研究,多集中于词汇分类、构词形式、语音特征及句法功能(杨慧芬, 2016; 陈勇, 2006; 朱旖珂, 2025; 赵燕珍, 2006),而针对大理太和方言这一特定点位,专门探讨形容词语义指向的研究较为匮乏。在语义指向理论应用方面,陆俭明(2003) [9]系统阐述了汉语形容词语义指向的分析框架,袁毓林(2005)进一步完善了跨成分指向的判定标准,这些理论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语义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在彝语等其他藏缅语研究中,语义指向研究多与具体句法结构结合,滇中南华彝语卢毓话的存在动词语义指向研究,将存在动词分为肯定及否定两类,系统分析不同类型存在动词的语义指向特点

及存在句构成规律(王海滨、何菊香, 2024) [10]。

但尚未有研究将其系统应用于太和白语的具体分析中。此外, 现有白语缺乏对“句法位置与语义映射”对应关系的系统归纳。基于此, 本文以大理太和白语形容词为研究对象, 借鉴汉语语义指向理论, 系统分析其不同句法功能下的语义指向规律, 丰富藏缅语族形容词语义研究的成果。

3. 白语形容词语义指向方向分析

3.1. 形容词作定语语义指向方向

3.1.1. 单一定语的语义指向

单一定语指的是中心语前只有一个形容词定语的句法结构, 其语义指向具有单一性, 单形容词作定语时, 语义指向相对集中, 核心分为指向中心语、指向句中其他显性成分、指向隐含成分三类, 其中指向中心语是最典型的类型。

① 指向中心语

这是最典型的语义指向类型, 形容词直接修饰、限定中心语的性质、状态、特征等, 语义指向一般后指, 除一些特殊情况外。句法上: 形容词直接紧邻中心语(可带“的”, 也可不带), 无其他成分阻隔; 语义上: 形容词的属性(颜色、形状、材质、性质等)与中心语的特征直接对应; 语境上: 脱离上下文语义自足, 无歧义。

(1) 单音节形容词修饰名词时, 结构助词“的”常可省略。例如:

例词	词义	语义指向	例词	词义	语义指向
xuo ³⁵ xuo ³⁵	红花	xuo ³⁵ →xuo ³⁵	tɔ ³³ ŋy ³⁵	大鱼	tɔ ³³ →ŋy ³⁵
红 花		红→花	大 鱼		大→鱼
tsou ²¹ tu ²¹ ma ³⁵	长发	tsou ²¹ →tu ²¹ ma ³⁵	ku ³⁵ ey ³³	冷水	ku ³⁵ →ey ³³
长 头 发		长→头发	冷 水		冷→水

“xuo³⁵xuo³⁵红花”中形容词“xuo³⁵红”语义直接后指中心语“xuo³⁵花”说明花的颜色特征。“tɔ³³ŋy³⁵大鱼”中形容词“tɔ³³大”直接指向中心语“ŋy³⁵鱼”, 说明鱼的尺寸特征 - 体积较大, 并隐含其年龄、成熟度或价值等相关属性。“tsou²¹tu²¹ma³⁵长发”形容词“tsou²¹长”直接指向中心语“tu²¹ma³⁵头发”, 说明头发的尺寸特征 - 长度较大。“ku³⁵ey³³冷水”形容词“ku³⁵冷”直接指向中心语“ey³³水”, 指水的温度低。

此类指向的核心特征: 形容词的语义与中心语的概念范畴高度匹配(如颜色、形状、性质等与中心语的属性相容), 指向方向一般为后指。

(2) 双音节形容词修饰名词时, 一般在形容词后加助词“mu⁵⁵/no⁴⁴的”才能构成完整的句子。

a) tɕhɔ⁴²sɿ⁵⁵mu⁵⁵nv³³la³³tsɿ⁴⁴kua⁵⁵tsu³⁵ua⁴⁴mi⁴⁴mu²¹. 漂亮的小姑娘在外面奔跑。

漂 亮 的 女 姑 娘 个 在 外 面 奔 跑

“tɕhɔ⁴²sɿ⁵⁵漂亮”→“nv³³la³³tsɿ⁴⁴小姑娘”, 语义后指中心语。从语义匹配层面来看“tɕhɔ⁴²sɿ⁵⁵漂亮”的语义范畴为外貌特征, 与中心语“nv³³la³³tsɿ⁴⁴小姑娘”的属性高度契合, 是对主体外在形象的直接修饰; 从句法特征层面分析, 形容词通过“mu⁵⁵的”与中心语构成紧密的定中关系, 句法位置明确限定了修饰对象; 从语境依赖角度判断, “tɕhɔ⁴²sɿ⁵⁵mu⁵⁵nv³³la³³tsɿ⁴⁴漂亮的小姑娘”这一短语可脱离原句独立使用, 语义自足且无歧义, 无需借助主语、状语等其他成分补充说明。综上, 该句中形容词定语的语义

指向具有唯一性，直接关联中心语。

b) vɔ³¹tsu³³mɛ²¹ɛyɛ⁵⁵mu⁵⁵ue³³sv⁵⁵. 她有明亮的眼睛。

她有 明亮 的眼睛 双

“mɛ²¹ɛyɛ⁵⁵明亮” → “ue³³眼睛”，形容词定语语义后指中心语。在语义关联上，“mɛ²¹ɛyɛ⁵⁵明亮”的核心语义是描述视觉器官的清澈、有光泽特征，与中心语“ue³³眼睛”的属性直接对应，属于对事物固有特征的修饰，而非对主语“vɔ³¹她”的整体描述；从句法结构上看，定语“mɛ²¹ɛyɛ⁵⁵mu⁵⁵明亮的”直接依附于宾语中心语“ue³³眼睛”，构成定中短语作句子宾语，句法位置决定了其修饰对象的专一性；从语境独立性上判断，“mɛ²¹ɛyɛ⁵⁵mu⁵⁵ue³³sv⁵⁵明亮的眼睛”是语义完整的短语，无需依赖上下文即可明确修饰关系，不存在跨成分指向的可能。因此，该句中形容词定语的语义指向明确指向中心语。

c) vɔ³¹mɛ⁴⁴tu⁴⁴se³⁵se³⁵no⁴⁴ey⁵⁵li⁵⁵ta²¹kuo³³. 他买了新鲜的水果。

他买了 新鲜 的 水果

“se³⁵se³⁵新鲜” → “ey⁵⁵li⁵⁵ta²¹kuo³³水果”，语义后指中心语。语义匹配层面，“se³⁵se³⁵新鲜”的核心语义是描述食材未变质、口感佳的品质特征，与中心语“ey⁵⁵li⁵⁵ta²¹kuo³³水果”的属性高度契合，是对事物客观品质的直接修饰；语境分析层面，原句无特殊语境提示，默认“se³⁵se³⁵新鲜”指向水果本身的属性，而非主语“vɔ³¹他”的主观感受，若需转向主观评价，需补充“对他来说”等限定成分；句法约束层面，定语“se³⁵se³⁵no⁴⁴新鲜的”直接依附于宾语中心语“ey⁵⁵li⁵⁵ta²¹kuo³³水果”，句法位置明确限定了其修饰对象，不存在指向其他成分的逻辑可能。

d) vɔ³¹sa⁴⁴tu⁴⁴ue²¹lu⁵⁵lu⁵⁵mu⁵⁵jy⁴²eo⁴⁴kuo³⁵. 她搓了一锅圆滚滚的元宵。

她搓了 圆滚滚 的 元宵 锅

“圆滚滚” → “元宵”，形容词定语的语义指向明确为中心语。从语义范畴来看，“ue²¹lu⁵⁵lu⁵⁵圆滚滚”是典型的状态形容词，核心语义为描述事物的球形、饱满形态，与中心语“jy⁴²eo⁴⁴元宵”的物理形状特征高度匹配；从形态特征上看，状态形容词作定语时需带“mu⁵⁵的”，其语法功能就是修饰事物的具体状态，决定了其修饰对象的专一性；从动作关联角度分析，元宵的“ue²¹lu⁵⁵lu⁵⁵圆滚滚”是“sa⁴⁴搓”这一动作的结果，但形容词的语义核心仍指向动作的产物“jy⁴²eo⁴⁴元宵”，而非动作本身。

e) vɔ³¹ka⁴⁴teɔ³³ti⁴⁴pa³³ku²¹mu⁵⁵xuo⁴⁴ɲv³³phie³⁵tehi⁴⁴xu⁵⁵. 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

他把 乱七八糟 的 东西 扔出去了

句子整体为“ka⁴⁴把”字句结构，“teɔ³³ti⁴⁴pa³³ku²¹乱七八糟” → “xuo⁴⁴ɲv³³东西”，形容词定语的语义后指中心语。在句法结构约束层面“ka⁴⁴把”字句的核心功能是对宾语进行处置，句中“teɔ³³ti⁴⁴pa³³ku²¹mu⁵⁵乱七八糟的”直接修饰“ka⁴⁴把”的宾语中心语“xuo⁴⁴ɲv³³东西”，受处置式句法结构的制约，定语的修饰对象必然指向宾语中心语；语义匹配层面“teɔ³³ti⁴⁴pa³³ku²¹乱七八糟”的核心语义是描述事物摆放杂乱无章的状态，可以与中心语“xuo⁴⁴ɲv³³东西”的属性契合，明确解释了“phie³⁵xuo⁴⁴ɲv³³扔东西”的原因；在歧义排除层面，“ka⁴⁴把”字句的句法结构具有强约束性，定语与中心语的关联关系明确，不存在跨成分指向或隐含指向的歧义。

② 指向句中其他显性成分

形容词虽位于中心语前作定语，但语义不关联中心语，而是跨越中心语指向句中其他显性成分(多为主语)，形成“定语 - 主语”的跨句法成分语义关联。判定标准语义上：形容词的属性与中心语不匹配，反而与句中主语的特征高度契合；句法上：句子必须存在明确主语，无主语则语义模糊；语境上：需依

托句子语境才能明确关联关系，孤立的“形容词 + 中心语”短语无法成立。

a) vɔ³¹khɔ⁵⁵tu⁴⁴xɔ³⁵tshɿ⁵⁵nɔ⁴⁴tshue⁴²tɿ⁴⁴jou³⁵. 她穿了一条合身的裙子。

她穿了合身的裙子条

表面中心语：tshue⁴²tɿ⁴⁴裙子，实际指向对象(主语)：vɔ³¹她；“xɔ³⁵tshɿ⁵⁵合身”的核心是“符合穿着者的体型”，不描述裙子本身，必须指向主语“vɔ³¹她”。

b) a⁵⁵me⁴²me⁴⁴tu⁴⁴xɔ³⁵kou⁴⁴nɔ⁴⁴ŋe²¹tei³³. 阿梅买了一双合脚的鞋子。

阿梅买了合脚的鞋子双

表面中心语：ŋe²¹鞋子，实际指向对象(主语)：a⁵⁵me⁴²阿梅；“xɔ³⁵kou⁴⁴合脚”指向主语“a⁵⁵me⁴²阿梅”的脚型，而非鞋子的固有属性。

c) a⁵⁵lou⁴²me⁴⁴tu⁴⁴tshou³³tshou⁵⁵nɔ⁴⁴tshou⁴²ɔ⁴⁴. 阿龙买了一个好玩的球。

阿龙买了好玩的球个

表面中心语：tshou⁴²球，实际指向对象(主语)：a⁵⁵lou⁴²阿龙；“tshou³³tshou⁵⁵好玩”是阿龙的主观感受，指向主语，不同人对这个球的使用评价可能有所不同。

3.1.2. 多层定语的语义指向

多层定语指中心语前有两个或以上形容词定语的结构，语义指向呈现分化性或一致性，可分为以下几种：

① 并列指向中心语

多个形容词定语的语义各自独立指向中心语，且形容词的属性范畴与中心语的语义高度契合，分别从不同维度描述中心语自身存在的特征，定语之间为并列关系。定语之间无主次之分，可通过并列助词连接，或直接连用。

a) la³³tɔ³³la³³ka³⁵mi⁴⁴nɔ⁴⁴ey⁵⁵li⁵⁵. 又大又甜的梨。

又大又甜的梨

“tɔ³³大”、“ka³⁵mi⁴⁴甜”→“ey⁵⁵li⁵⁵梨”。描述的是中心语“ey⁵⁵li⁵⁵梨”的形状和味道，互换为“la³³ka³⁵mi⁴⁴la³³tɔ³³nɔ⁴⁴又甜又大的”语义不变。

b) ŋɔ³¹ji²¹tu⁴⁴xu⁴⁴se³⁵nɔ⁴⁴ku³³sɿ³⁵vɯ³³tshue⁴⁴lɔ³². 我找到那本黑色的旧书了。

我找到黑色的旧书那本了

“xu⁴⁴se³⁵黑色”和“ku³³旧”→“sɿ³⁵书”。形容词“xu⁴⁴se³⁵黑色”和“ku³³旧”的语义，直接、明确地指向宾语中心语“sɿ³⁵书”。它们纯粹描述客体“sɿ³⁵书”的客观属性(颜色和成新度)，与主语“ŋɔ³¹我”或动作“ji²¹tu⁴⁴找到”没有语义上的描述关系。

c) ŋa⁵⁵a³³tu⁴⁴khu⁵⁵khua⁴⁴ka³⁵teu⁴⁴nɔ⁴⁴xɔ³³fa³⁵. 我们看到一座宽敞干净的房子。

我们看到宽敞干净的房子座

“khu⁵⁵khua⁴⁴宽敞”和“ka³⁵teu⁴⁴干净”→“xɔ³³房子”。形容词“khu⁵⁵khua⁴⁴宽敞”和“ka³⁵teu⁴⁴干净”的语义，直接、唯一地指向中心语“xɔ³³房子”。其描述与主语“ŋa⁵⁵我们”或动词“a³³tu⁴⁴看到”几乎没有直接关联。“khu⁵⁵khua⁴⁴宽敞”和“ka³⁵teu⁴⁴干净”纯粹是客体“xɔ³³房子”本身的属性。主语“ŋa⁵⁵我们”只是这个客体的感知者，并没有参与构成这些属性。房子无论是否被看见，它本身都是宽敞

干净的。

d) a⁵⁵me⁴²me⁴⁴tu⁴⁴la³³to³³la³³tsv³³no⁴⁴ji³⁵khou⁵⁵. 阿梅买了一件又大又重的衣服。

阿梅买了又大又重的衣件

“to³³大”和“tsv³³重”→“ji³⁵衣服”。形容词“to³³大”和“tsv³³重”的语义，直接指向中心语“ji³⁵衣服”，衣服的“to³³大”和“tsv³³重”是买之前就存在的，并非由“me⁴⁴买”这个动作创造。

② 并列指向主语

在“主语 + lu⁴⁴ + (形容词定语 + no⁴⁴ + 表语中心语)”的判断句中，当定语修饰的是说明主语身份或属性的表语中心语时，定语的描述性语义会毫无保留地回溯到主语身上。

a) a⁵⁵xua⁴⁴lu⁴⁴ei³⁵pe⁴²la³³ta³³to³³no⁴⁴nv³³ni²¹ni²¹. 阿花是一位善良而勇敢的女性。

阿花是善良而勇敢的女性位

“a⁵⁵xua⁴⁴阿花”←“ei³⁵pe⁴²善良”、“ta³³to³³勇敢”。句子主干是“阿花是女性”。定语“ei³⁵pe⁴²la³³ta³³no⁴⁴善良而勇敢的”为[+述人]形容词，修饰的是中心语“nv³³ni²¹女性”，而“nv³³ni²¹女性”在这里是“a⁵⁵xua⁴⁴阿花”的表语，是对“a⁵⁵xua⁴⁴阿花”身份和特性的说明。因此，“ei³⁵pe⁴²la³³ta³³to³³善良而勇敢”最终都是在描述主语“a⁵⁵xua⁴⁴阿花”。句子也可以在不改变原意的情况下改写为：“a⁵⁵xua⁴⁴lu⁴⁴nv³³ni²¹ni²¹, vo³¹ei³⁵pe⁴²la³³ta³³to³³. 阿花是一位女性，她善良而勇敢。”这清楚地表明形容词是直接用来形容“a⁵⁵xua⁴⁴阿花”的。

b) vo³¹lu⁴⁴tou³³si⁵⁵la³³tsi⁵⁵teo³⁵no⁴⁴sv⁵⁵tsv³³kua⁵⁵. 他是一个懂事且自律的孩子。

他是懂事且自律的孩子个

“vo³¹他”←“tou³³si⁵⁵懂事”和“tsi⁵⁵teo³⁵自律”。“tou³³si⁵⁵懂事”和“tsi⁵⁵teo³⁵自律”是[+述人]形容词，在句法上的直接语义指向是中心语“sv⁵⁵tsv³³孩子”，但其语义的最终评价对象和描述核心是主语“vo³¹他”，说话人的真正意图是说明“vo³¹他”具有懂事和自律的品质。

③ 交叉指向

多个形容词的语义指向不统一，部分指向中心语，部分指向句中其他显性成分或隐含成分，形成多元语义关联。形容词的语义维度存在差异；需结合语境区分不同形容词的指向对象；语义互补，共同构成对中心语的完整描述。

a) phi⁵⁵ji⁴⁴la³³xo³⁵tsi⁵⁵no⁴⁴kua³⁵jou³⁵. 便宜又合身的裤子。

便宜又合身的裤子条

“phi⁵⁵ji⁴⁴便宜”指向中心语“kua³⁵裤子”，说明裤子的价格属性；“xo³⁵tsi⁵⁵合身”指向主语，合身与否取决于穿着者，形成交叉指向。

b) tcho⁴²la³³ke³⁵no⁴⁴si³⁵po³⁵ne²¹. 好看又耐用的书包。

好看又耐用的书包个

“ke³⁵耐用”指向中心语“si³⁵po³⁵书包”的材质属性；“tcho⁴²好看”指向隐含的使用者的审美感受，不同使用者可能对于该书包的审美感受有所不同，指向对象分化。

c) vo³¹me⁴⁴tu⁴⁴phi⁵⁵ji⁴⁴no⁴⁴si³⁵tehue⁴⁴. 他买了一本便宜的书。

他买了便宜的书本

指向对象：① 中心语“sɿ³⁵书”。“phi⁵⁵ji⁴⁴便宜”描述书的价格属性，和同类型的书相比，这本书的定价更低。② 指向主语，隐含成分“购买者的消费能力”。放在具体语境中，如对他这个学生来说，这本书的价格不算贵，很便宜。

d) vɔ³¹kuo⁴⁴te³³phu³⁵su⁵⁵teie³⁵jo³⁵no⁴⁴ŋi⁴⁴εε⁴⁴. 他过着朴素节俭的生活。

他 过 着 朴 素 节 俭 的 生 活

从句子成分的修饰关系看，“phu³⁵su⁵⁵teie³⁵jo³⁵no⁴⁴朴素节俭的”作为定语，直接修饰和限定的是宾语“ŋi⁴⁴εε⁴⁴生活”。它回答了“什么样的生活？”朴素节俭的生活。“ŋi⁴⁴εε⁴⁴生活”是主语“vɔ³¹他”发出的行为所涉及的对象。“phu³⁵su⁵⁵teie³⁵jo³⁵朴素节俭”虽然是“生活”的属性，但这种属性本质上源于并反映了主语“vɔ³¹他”的品性、习惯或选择。因此，这两个形容词在深层语义上间接而有力地描述了主语“vɔ³¹他”，说明他是一个生活朴素、节俭的人。

3.2. 形容词作谓语语义指向方向

白语中形容词直接作谓语(或借助程度副词、语气助词作谓语)是常见句法现象，其语义指向的核心是形容词与句中显性/隐性成分的语义关联，依据指向对象的数量和性质，可分为单一指向和多重指向两大类，结合句法结构、语义匹配度和语境依赖度即可明确判定。

3.2.1. 形容词作谓语的句法基础

形容词作谓语的核心结构有两种，无需强制添加系词“lu⁴⁴是”，具体如下：

① 基础式：名词性成分 + 形容词，例如：

se³⁵miu⁴⁴xuo³⁵石榴红|ji³⁵pe⁴⁴ka³⁵teu⁴⁴衣服干净|xe⁵⁵tei³³ku³⁵天气冷

② 扩展式：名词性成分 + 程度副词/语气助词 + 形容词，例如：

se³⁵miu⁴⁴fe⁴⁴xuo³⁵石榴很红|ji³⁵pe⁴⁴fe⁴⁴ka³⁵teu⁴⁴衣服特别干净|xe⁵⁵tei³³fe⁴⁴ku³⁵天气冷极了

状态形容词多直接作谓语且不带程度副词。如：“xɔ³³tu²¹pɔ²¹ne²¹pe⁴²eyε³⁵屋顶雪白”，不能说“xɔ³³tu²¹pɔ²¹ne²¹fe⁴⁴pe⁴²eyε³⁵屋顶很雪白”。

3.2.2. 单一指向

单一指向是形容词作谓语的典型类型，语义无歧义，指向对象集中在主语、宾语、主语附属成分和隐含成分四类。判定标准为句法上：主语为具体名词/代词，形容词直接位于主语后，构成“主 + 谓”结构；语义上：形容词的语义范畴与主语属性高度匹配(颜色、形状、性质、状态等)；语境上：脱离上下文语义自足，无歧义。

① 指向主语

形容词直接描述主语的固有属性、临时状态或特征，主语是形容词的直接语义载体，也是白语中最常见的语义指向关系。

a) vɔ³¹fe⁴⁴teho⁴². 她很漂亮。

她 很 漂 亮

vɔ³¹她←teho⁴²漂亮。程度副词“fe⁴⁴很”修饰“teho⁴²漂亮”，仍作谓语；语义直接指向主语“vɔ³¹她”。

b) xe⁵⁵tei³³tshu⁴⁴. 天气阴沉。

天气 阴沉

“tshu⁴⁴ 阴沉”指向主语“xe⁵⁵tei³³ 天气”。

c) s₁³³v³³nu³³the⁵⁵fe⁴⁴t⁵⁵tehi⁴⁴. 这个事情很糟糕。

事情 这件 很 糟糕

“t⁵⁵tehi⁴⁴ 糟糕”指向主语“s₁³³v³³ 事情”；程度副词“fe⁴⁴ 很”修饰“t⁵⁵tehi⁴⁴ 糟糕”，仍作谓语。

d) tsu³³se⁴⁴ŋv²¹xu⁵⁵lo³². 树叶黄了。

树 叶 黄(趋向动词)了

“ŋv²¹ 黄”描述树叶的颜色属性，“ŋv²¹ 黄”指向主语“tsu³³se⁴⁴ 树叶”。

e) a⁵⁵lou⁴²fe⁴⁴tshu⁵⁵miu³⁵. 阿龙很聪明。

阿龙 很 聪明

程度副词“fe⁴⁴ 很”修饰“tshu⁵⁵miu³⁵ 聪明”，仍作谓语；“tshu⁵⁵miu³⁵ 聪明”描述 a⁵⁵lou⁴² 的智力特征，“tshu⁵⁵miu³⁵ 聪明”指向主语“a⁵⁵lou⁴² 阿龙”。

② 指向宾语

部分形容词(多为使役性、评价性形容词)作谓语时可带宾语，带宾语表示“使宾语具有该形容词的性质”形容词语义直接指向宾语。结构为“主语 + 谓语(形容词活用) + 宾语”，宾语为受影响的对象；在这种结构中形容词描述宾语的属性变化或特征，与主语无直接语义关联。例如：

a) ts₁³³nu³³tsua³⁵tsue⁴⁴ŋi²¹ke³⁵. 这种酒醉人。

“tsue⁴⁴ 醉”的语义指向“ŋi²¹ke³⁵ 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这种酒能让喝的人喝醉。在这个结构中表示这种酒使人醉，“tsue⁴⁴ 醉”描述人的感受，而非酒的属性。

b) tehi⁴⁴nu³³miou⁴²jy⁴⁴ŋi²¹ke³⁵. 这个气味晕人。

“jy⁴⁴ 晕”指向“ŋi²¹ke³⁵ 人”，“jy⁴⁴ 晕”作为形容词作谓语时，描述人头脑发昏，眩晕的身体感受，也可形容混乱、不清醒的状态，而非气味的属性。

③ 指向主语的附属成分

形容词的语义不直接指向主语本身，而是指向主语所领有的附属部分，主语与附属成分构成领属关系，需结合语境或常识明确。判定标准：语义上：形容词无法描述主语的整体属性，仅能匹配主语的某一局部；语境上：可通过后续补充明确附属成分，或依赖常识推断；结构上：主语多为表人/事物的名词，无显性的领属标记时需依赖语义关联。

a) a⁵⁵lou⁴²teou³³ue³³tshu⁴⁴xuo³⁵xu⁵⁵lo³². 阿龙脸红了

指向主语“a⁵⁵lou⁴² 阿龙”的附属成分“teou³³ue³³ 脸”，“xuo³⁵ 红”无法描述小明的整体属性；结合常识推断指向“teou³³ue³³ 脸”，补充后为“a⁵⁵lou⁴² no⁴⁴teou³³ue³³tshu⁴⁴xuo³⁵xu⁵⁵lo³². 阿龙的脸红了”。

b) tse³⁵ts₁⁴⁴kou⁴⁴ne²¹ue³⁵xu⁵⁵lo³². 桌子腿歪了

指向主语“tse³⁵ts₁⁴⁴ 桌子”的附属成分“kou⁴⁴ 腿”；“ue³⁵ 歪”描述的是桌子的部件“kou⁴⁴ 腿”；语义上与“tse³⁵ts₁⁴⁴ 桌子”整体不匹配。

3.2.3. 多重指向

多重指向是形容词作谓语的的特殊类型，语义同时关联两个或多个成分，分为并列指向和主次指向两种情况，存在一定的语义歧义，需结合上下文明确语义关联，避免孤立判断而造成指向错误。

① 并列指向

形容词的语义同时、平等地指向两个或以上的显性成分，这些成分多为并列主语或并列宾语。句法上：句中存在并列的名词性成分(主语/宾语)；语义上：形容词的语义范畴与所有并列成分都匹配；结构上：并列成分之间常用“和、与”连接，或用顿号分隔。

a) a³³ti³³a³³mo³³ji³⁵sou³³fe⁴⁴so³⁵khu⁴⁴. 爸爸和妈妈都很累。

形容词“so³⁵khu⁴⁴累”的语义同时指向并列主语“a³³ti³³爸爸”和“a³³mo³³妈妈”，二者无主次之分，形容词对两个对象的特征描述是平等的。

② 主次指向

形容词的语义主要指向一个核心成分，次要指向一个辅助成分，核心成分是语义的载体，辅助成分是语义的补充条件。语义上：存在核心指向对象和辅助指向对象，二者有主次之分；语境上：辅助成分是核心成分的语义前提，无辅助成分则核心指向不成立；

b) s¹nu³⁵tehue⁴⁴tue⁵⁵eo³⁵su⁴⁴fe⁴⁴tsu³³zv³⁵shv³³. 这本书对学生很有用。

形容词“tsu³³zv³⁵shv³³有用”的主要指向是核心成分“s¹nu³⁵tehue⁴⁴这本书”，次要指向是辅助成分“eo³⁵su⁴⁴学生”，因为“tsu³³zv³⁵shv³³有用”的本质是书的属性，但必须以“eo³⁵su⁴⁴学生”为使用对象，辅助成分限定了有用的范围。

3.3. 形容词作状语语义指向方向

在白语句法结构中，形容词除了作定语、谓语外，还可充当状语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性中心语，描摹动作状态、限定动作方式、补充性状程度等。探究形容词作状语的语义指向，核心是明确作状语的形容词在语义上与句中什么成分建立关联。相较于形容词作定语、谓语，形容词作状语的语义指向更灵活，需要结合句法结构、词性特征、语境等进行判断。

3.3.1. 形容词作状语的基本条件

① 基本结构

白语形容词作状语的核心结构为“形容词 + 中心语”，此处的中心语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动词性成分(包括动词、动词短语)，如“zv³³ei³⁵u⁴²s¹认真学习”“ŋe²¹teu³³mu²¹快速跑”；二是形容词性成分(包括形容词、形容词短语)，如“ke³⁵ue⁵⁵se³⁵se³⁵格外鲜艳”“tei⁵⁵eu³³zv³³ei³⁵极其认真”。许多情况下，形容词与中心语间可加结构助词“mu⁵⁵”连接，构成“形容词 + mu⁵⁵/ei³⁵(地) + 中心语”的结构，如“s¹ei³⁵mu⁵⁵a³³仔细地看”“khua⁵⁵lu⁴⁴mu⁵⁵sua⁴⁴慢慢地说话”，“mu⁵⁵”的加入会强化状语的修饰关系，使语义指向更清晰。

② 词性前提

并非所有形容词都能作状语，具备作状语能力的形容词主要有：一是性质形容词，如“ŋe²¹teu³³快、phi⁴²慢、zv³³ei³⁵认真、s¹ei³⁵仔细”，这类形容词作状语时多修饰动作，描摹动作的方式或状态；二是状态形容词，如“mu⁴⁴tv⁵⁵笔直、ue²¹lu⁵⁵圆滚滚、tsue⁴²ŋi⁵⁵滑溜溜”，这类形容词语义程度较强，作状语时多为描摹性修饰，指向动作的状态或施事的情态。

3.3.2. 形容词作状语语义指向的类型

根据语义关联对象的不同,白语形容词作状语的语义指向可分为四大核心类型:指向动作本身、指向动作施事、指向动受事、指向后续性状成分。其中,指向动作本身和指向施事是最常见的两类。

① 指向动作本身

此类语义指向中,形容词的语义核心聚焦于动作本身,一般使用[+述动]形容词做状语,用于描摹动作发生时的方式、状态(如速度、力度、细致度)或动作的程度,与动作的施事、受事无直接语义关联,这是形容词作状语最典型的语义指向类型。此时形容词的语义范畴与动作的属性高度契合,如“ $\eta\epsilon^{21}teu^{33}$ 快、 phi^{42} 慢”匹配动作的速度,“ $zv^{33}ei^{35}$ 认真、 $s_1^{44}ei^{35}$ 仔细”匹配动作的细致度;脱离施事或受事的具体信息,“形容词+动词”短语仍能成立,语义完整,如“ $\eta\epsilon^{21}teu^{33}mu^{21}$ 快速跑”“ $zv^{33}ei^{35}u^{42}$ 认真学”单独出现即可明确语义;且可转换为“动作+ tu^{44}/ts_1^{55} (得)+形容词”的补语结构,语义基本不变,如“ $\eta\epsilon^{21}teu^{33}mu^{21}$ 快速跑”可转换为“ $mu^{21}tu^{44}\eta\epsilon^{21}teu^{33}$ 跑得快速”,“ $zv^{33}ei^{35}u^{42}$ 认真学”可转换为“ $u^{42}tu^{44}zv^{33}ei^{35}$ 学得认真”。例如:

a) $v\sigma^{31}\eta\epsilon^{21}teu^{33}mu^{21}tchi^{44}\eta\epsilon^{21}$. 他快速跑出去。

作状语的形容词: $\eta\epsilon^{21}teu^{33}$ 快速→中心语(动作): mu^{21} 跑,“ $\eta\epsilon^{21}teu^{33}$ 快速”指向动作“ mu^{21} 跑”,描摹“ mu^{21} 跑”的速度状态,与施事“ $v\sigma^{31}$ 他”没有直接关联,主要是说明动作的属性。

b) $l\sigma^{44}s_1^{44}\eta^{21}s_1^{44}ei^{35}a^{33}a^{55}me^{42}n\sigma^{44}tsuo^{35}\eta\epsilon^{35}$. 老师仔细看阿梅的作业。

作状语的形容词: $s_1^{44}ei^{35}$ 仔细→中心语(动作): a^{33} 看,“ $s_1^{44}ei^{35}$ 仔细”指向动作“ a^{33} 看”,描述看的细致程度,无论施事是谁、受事是什么,“ $s_1^{44}ei^{35}a^{33}$ 仔细看”都能明确语义。

c) $a^{55}lou^{42}mu^{35}s_1^{42}me^{33}pe^{44}e\sigma^{35}tha^{55}xur^{33}$. 阿龙经常晚去学校。

作状语的形容词: me^{33} 晚→中心语(动作): pe^{44} 去,“ me^{33} 晚”指向动作“ pe^{44} 去”,描述去的时间迟,转换为“ $pe^{44}tu^{44}me^{33}$ 去得晚”后语义不变。

d) $a^{55}lou^{42}khua^{55}lu^{44}te^{44}khe^{55}x\sigma^{35}ts_1^{44}ne^{21}$. 阿龙缓慢地打开盒子。

作状语的形容词: $khua^{55}lu^{44}$ 缓慢,中心语(动作): $te^{44}khe^{55}$ 打开,“ $khua^{55}lu^{44}$ 缓慢”指向施事“ $te^{44}khe^{55}$ 打开”,描摹打开时小心翼翼的动作状态,转换为“ $te^{44}khe^{55}tu^{44}khua^{55}lu^{44}$ 打开得缓慢”后语义不变。

② 指向动作的施事

此类语义指向中,形容词的语义不直接关联动作,而是指向发出动作的施事多为名词或代词,一般使用[+述人]形容词作状语,用于描摹施事在发出动作时的情态、情绪或身体状态,动作仅作为施事情态的载体存在。此时形容词的语义范畴与施事的状态匹配;必须存在明确的施事,无施事则语义模糊,且无法直接转换为“动作+ tu^{44}/ts_1^{55} (得)+形容词”的补语结构,若转换需补充施事。例如:

a) $sv^{55}tsv^{33}xuo^{44}xua^{35}le^{21}ts_1^{21}n\sigma^{44}$. 孩子们开心地玩耍。

作状语的形容词: $xua^{35}le^{21}ts_1^{21}$ 欢快,中心语(动作): $n\sigma^{44}$ 玩耍;施事: $sv^{55}tsv^{33}xuo^{44}$ 孩子们。“ $xua^{35}le^{21}ts_1^{21}$ 欢快”是一个[+述人]形容词,指向施事“ $sv^{55}tsv^{33}xuo^{44}$ 孩子们”,描摹孩子们进行“ $n\sigma^{44}$ 玩耍”这个动作时的情绪,并非描述“ $n\sigma^{44}$ 玩耍”的动作状态。

b) $v\sigma^{31}xou^{44}xou^{44}mu^{55}a^{33}te\epsilon^{33}shua^{44}ts_1^{44}ua^{35}mi^{44}$. 他呆呆地望着窗外。

“ $xou^{44}xou^{44}$ 呆呆”指向施事“ $v\sigma^{31}$ 他”,形容人神情发愣、目光呆滞的状态,核心是描摹施事,而

非动作本身的方式。

c) a⁵⁵lou⁴²tsɿ⁴⁴la⁴⁴ei³⁵u⁴⁴a⁵⁵me⁴²no⁴⁴. 阿龙生气地批评阿梅。

“tsɿ⁴⁴la⁴⁴生气”指向施事“a⁵⁵lou⁴²阿龙”，说明阿龙批评阿梅时的情绪状态，核心是描摹施事，而非“u⁴⁴批评”的动作方式。

d) a⁵⁵xua⁴⁴xo⁴⁴xo⁴⁴mu⁵⁵le⁴²xu⁵⁵sa⁴⁴fa³⁵ne²¹no⁴⁴. 阿花虚弱地躺在沙发上。

“xo⁴⁴xo⁴⁴虚弱”指向施事“a⁵⁵xua⁴⁴阿花”，描述阿花躺在沙发时的虚弱状态，无施事则“xo⁴⁴xo⁴⁴虚弱”的语义无依附对象。

③ 指向动作的受事

在这类语义指向中，形容词的语义跳过动作，直接与动作作用的对象关联，一般使用[+述物]形容词作状语，描摹受事在动作影响下的状态，或受事本身具备的、与动作相关的特征。这类指向相对特殊，多出现于“动词 + 受事”为核心的动宾结构中，形容词需通过动作间接与受事建立关联。句子必须存在明确的受事，且受事与形容词的语义关联度高于施事和动作；在删除受事后，形容词的语义无法成立。

a) vɔ³¹tsɛ²¹tv⁵⁵mu⁵⁵pe³³te³³sɿ³⁵tehue³³. 他整齐地摆放着书籍。

“te²¹tv⁵⁵整齐”指向受事“sɿ³⁵书籍”，描述书籍被摆放后的状态，而非“pe³³摆放”的动作方式或施事“vɔ³¹他”的状态

b) vɔ³¹ta³⁵ŋi²¹ke³⁵tu³⁵mu⁵⁵a³⁵me²¹. 他自己牢固地安装了门。

“ke³⁵牢固”指向受事“me²¹门”，说明门窗被安装后的稳固状态，核心是描摹受事的结果状态，与动作本身关联较弱。

c) a⁵⁵me⁴²pe²¹tea⁴²ei³⁵khou⁵⁵te³³ti⁵⁵ta⁴⁴jo²¹. 阿梅平整地铺着床单。

“pe²¹tea⁴²平整”指向受事“ti⁵⁵ta⁴⁴床单”，描述铺的床单是平整的状态，而非“khou⁵⁵铺”的动作方式，删除“ti⁵⁵ta⁴⁴床单”后“平整地铺着”语义不明。

3.3.3. 总结

白语形容词作状语的语义指向具有明确的类型划分与判定逻辑，核心可归纳为“指向动作、指向施事、指向受事、指向性状”四大类，其中指向动作和指向施事是主流类型。形容词作状语的语义指向并非随机，而是受词性特征(如是否为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句法结构(中心语类型、是否存在受事)、语境信息的共同约束。

3.4. 形容词作补语语义指向方向

在白语中，形容词作补语是极具特色的句法现象，核心结构为“述语(动词/形容词) + tu⁴⁴/tsɿ⁵⁵(得) + 形容词”，部分表达中可省略“tu⁴⁴/tsɿ⁵⁵(得)”。形容词作补语的语义指向，指的是补语形容词在语义上与句中哪个成分(主语、宾语、述语、隐含成分)发生关联，其指向类型需结合句法结构、语义匹配度和语境综合判定。

3.4.1. 形容词作补语的句法基础

① 核心结构

带“tu⁴⁴/tsɿ⁵⁵(得)”式：述语 + tu⁴⁴/tsɿ⁵⁵(得) + 形容词补语，这是形容词作补语的典型形式，可细化

为两种:

动词作述语: $v\sigma^{31}mu^{21}tu^{44}\eta e^{21}teu^{33}$. 他跑得快。

形容词作述语: $sv^{55}tsv^{33}nu^{33}kua^{33}pha^{55}ts\eta^{55}\eta ou^{44}\eta i^{55}kuo^{21}$. 这孩子胖得可爱。

不带“ $tu^{44}/ts\eta^{55}$ (得)”式: 多出现于口语或固定搭配中, 述语多为单音节动词, 补语形容词多为表结果的性质形容词, 如: $se^{33}ka^{35}teu^{44}$ 洗干净。

② 成分限制

能作补语的形容词以性质形容词为主, 状态形容词作补语时需搭配程度副词如“ $fe^{44}ts\eta^{44}$ 非常、 fe^{44} 很、 $ea^{44}ta^{44}$ 相当、 $the^{35}pie^{35}$ 特别”等。

3.4.2. 形容词作补语的语义指向类型

根据补语形容词关联对象的不同, 可分为指向主语、指向宾语、指向述语、指向隐含成分四大类, 其中前两类是最常见的类型。

① 指向主语

此类指向中, 形容词补语的语义核心是描述句子主语的性质、状态或变化, 主语是补语的直接语义载体。指向主语时有以下几种特点: 句法上主语多为具有自主或具象特征的名词/代词, 述语多为表动作、变化的动词; 语义上形容词的语义范畴与主语属性匹配(如速度、情绪、形态); 形式上可通过“把主语 + 补语”的形式验证, 语义不变。

a) $v\sigma^{31}mu^{21}so^{35}khu^{44}xu^{55}lo^{32}$. 他跑累了。

该句的“ $so^{35}khu^{44}$ 累”句法上依附于述语“ mu^{21} 跑”, 但语义上直接指向施事主语“ $v\sigma^{31}$ 他”, 描述的是“ $v\sigma^{31}$ 他”跑步后的身体状态, 而非“ mu^{21} 跑”这个动作本身。

b) $a^{55}lou^{42}te^{44}teh ou^{42}te^{44}u^{33}\eta i^{44}xu^{55}lo^{32}$. 阿龙打球打热了。

“ $u^{33}\eta i^{44}$ 热”作为动词“ te^{44} 打”的结果补语, 语义上直接指向句子的施事主语“ $a^{55}lou^{42}$ 阿龙”, 描述的是主语“ $a^{55}lou^{42}$ 阿龙”因实施“ $te^{44}teh ou^{42}$ 打球”这一动作而产生的生理状态结果, 而非指向宾语“ $teh ou^{42}$ 球”、动作“ $te^{44}teh ou^{42}$ 打/打球”, 也非其他隐含成分。

c) $ts hua^{55}ts\eta^{44}ne^{21}ts ha^{35}tu^{44}fe^{44}ka^{35}teu^{44}$. 窗户擦得很干净。

“ $ka^{35}teu^{44}$ 干净”受程度副词“ fe^{44} 很”修饰, 共同指向受事主语“ $ts hua^{55}ts\eta^{44}$ 窗户”, “ $ka^{35}teu^{44}$ 干净”描述的是“ $ts hua^{55}ts\eta^{44}$ 窗户”经过“ $ts ha^{35}$ 擦”这一动作后所呈现的状态, 而非指向动作“ $ts ha^{35}$ 擦”、动作的隐含施事, 也非其他成分。

d) $a^{55}me^{42}ma^{42}jy^{44}xu^{55}lo^{32}, ke^{55}\eta i^{44}tei^{33}xo^{55}li^{55}zu^{44}tu^{44}tu^{44}$. 阿梅忙晕了, 今天几号都不知道。

“ jy^{44} 晕”指向句子的施事主语“ $a^{55}me^{42}$ 阿梅”, 描述的是“ $a^{55}me^{42}$ 阿梅”因持续实施“ ma^{42} 忙”这一动作而导致的身心状态不佳的结果, 而非指向动作“ ma^{42} 忙”本身、隐含受事或其他成分。

② 指向宾语

在这类指向中, 形容词补语的语义跳过述语, 直接描述宾语的性质状态或动作带来的结果, 宾语是补语的语义载体。指向宾语时有以下几种特点: 句法上句子必须带宾语, 述语多为表处置、影响的及物动词; 语义上形容词描述的是宾语在动作作用后的结果或状态; 白语中多为“ ka^{44} 把 + 宾语 + 述语 + 补语”的结构, 在这种“把”字句中, 处置对象提前, 使其成为形容词补语的直接语义指向对象。例如:

a) $\eta\sigma^{31}ka^{44}xo^{33}ke^{35}tou^{35}sou^{35}ts\eta^{55}ka^{35}ka^{35}teu^{44}teu^{44}$. 我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在该句中补语“ka³⁵ka³⁵teu⁴⁴teu⁴⁴干干净净”描述的是“xɔ³³ke³⁵房间”被收拾后的状态，语义指向“ka⁴⁴把”的宾语“xɔ³³ke³⁵房间”。

b) ŋɔ³¹ka⁴⁴sɿ³³v³³nu³³the⁵⁵sua⁴⁴tehe⁵⁵mɛ²¹xu⁵⁵lɔ³². 我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tehe⁵⁵mɛ²¹清楚”指向宾语“sɿ³³v³³nu³³the⁵⁵这件事”，指的是事情被说清楚了。

c) ne⁵⁵ne⁵⁵ka⁴⁴tu³³mi⁴⁴tsɔ²¹kou⁴²tsɿ⁵⁵fe⁴⁴ku³⁵. 奶奶把豌豆粉熬得特别稠。

补语“ku³⁵稠”指向宾语“tu³³mi⁴⁴tsɔ²¹豌豆粉”，说明“tu³³mi⁴⁴tsɔ²¹豌豆粉”被熬后浓稠的质地状态，与“ka⁴⁴把”的宾语“tu³³mi⁴⁴tsɔ²¹豌豆粉”直接关联，而非指向动作本身。

d) vɔ³¹ka⁴⁴ji³⁵pe⁴⁴tea⁴²tsɿ⁵⁵fe⁴⁴tse²¹. 他把衣服叠得很整齐。

形容词“tse²¹整齐”作结果补语，语义指向宾语“ji³⁵pe⁴⁴衣服”，描述的是衣服被叠之后整齐的状态。

③ 指向述语

此类指向中，形容词补语的语义直接关联述语(动词/形容词)，用于描摹动作的方式、速度、程度，或性状的程度特征，与主语、宾语无直接语义关联。指向述语时有以下几种特点：句法上上述语为动作动词或性质形容词，补语多为表程度、方式的形容词；语义上形容词的语义范畴与述语的属性匹配(如动作的速度、性状的强度)；形式上删除主语或宾语后，“述语 + 补语”的结构仍能成立，语义完整。

a) tɛ⁴⁴tsv³³xɔ⁵⁵. 打重了。

“tsv³³重”指向“tɛ⁴⁴打”，描述发出“tɛ⁴⁴打”这个动作时力度过大，与施事、受事均无直接关联。

b) tsɿ⁵⁵tu⁴⁴tshe⁵⁵tshe³³. 做得轻松。

“tshe⁵⁵tshe³³轻松”指向述语动词“tsɿ⁵⁵做”，描述“tsɿ⁵⁵做”这一动作发生时的实施状态为轻松，即“做这件事的过程是轻松的”，不指向施事如“ŋɔ³¹tsɛ⁵⁵tshe³³lɔ³²我轻松了”，无动作关联，也不指向受事如“sɿ³³v³³tsɛ⁵⁵tshe³³lɔ³²事轻松了”，语义不通。

c) a⁵⁵lou⁴²tiou⁴⁴tu⁴⁴ka³⁵. 阿龙跳得高。

“ka³⁵高”指向述语动词“tiou⁴⁴跳”，描述“tiou⁴⁴跳”这一动作产生的结果是距离地面高，即“跳的动作达到的高度高”，非指向施事“a⁵⁵lou⁴²ka³⁵阿龙高”，是典型的动作幅度描述。

d) vɔ³¹ue⁴²sɿ³⁵ue⁴²tu⁴⁴ŋe²¹teu³³. 他写字写得很快。

“ŋe²¹teu³³快”这个补语描述“ue⁴²写”这个动作的速度，与“sɿ³⁵字”或“vɔ³¹他”无直接关联。

3.4.3. 总结

判断形容词的语义范畴与句中成分的关联度，关联度最高的成分即为优先指向对象(如“ka³⁵teu⁴⁴干净”多匹配宾语，“ei³³xua³⁵开心”多匹配主语)。带宾语的处置式句子(“ka⁴⁴”字句、“tu³⁵”字句)，补语优先指向宾语；不及物动词作述语的句子，补语优先指向主语；程度形容词作补语时，优先指向述语。对于歧义结构，通过补充上下文明确语义关联对象；孤立句子难以判定时，结合常识和语境推断最合理的指向。

4. 结语

本文主要对大理太和白语形容词语义指向方向进行了详尽考察与梳理，初步分析了形容词在定语、

谓语、状语及补语四种句法位置上的语义指向特征：作定语的形容词语义多指向中心语，这是由定语“修饰限定名词”的功能属性所决定的；作谓语的形容词语义多指向主语或宾语，其指向关系主要依赖于形容词与主语、宾语之间的内在语义关联；作状语的形容词语义多指向所修饰的动词，用以描述动作的状态与方式，这是状语“修饰动词”的句法功能与形容词“描述状态”的语义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补语的形容词语义多指向谓语动词或句子主语，核心作用是补充说明动作的结果或主语的状态。

基于本文的初步考察，仍有诸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其一，大理太和白语形容词语义指向的选择是否受到语用场景、话语意图的影响，其语用制约因素需进一步挖掘；其二，不同语义类型的形容词(如性质形容词、状态形容词)在语义指向表现上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值得深入探讨；其三，大理太和白语形容词语义指向特征与周边汉语方言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相比，是否存在共性与个性，其类型学价值需结合跨语言对比展开研究；其四，形容词语义指向的灵活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平衡机制，仍需更大规模的语料验证与分析。本文的分析基于现有语料展开，后续研究可结合更多语料、更广泛的方言点及跨语言对比，逐步完善对白语形容词语义指向现象的认知。

基金项目

本文受云南民族大学 2025 年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大理太和白语形容词语义指向研究(项目编号：2025SKY153)。

参考文献

- [1] 胡裕树. 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5): 57-65.
- [2] 卢英顺. 语义指向研究漫谈[J]. 世界汉语教学, 1995(3): 22-26.
- [3] 沈开木. 论“语义指向”[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1): 67-74+66.
- [4] 陆俭明. 关于语义指向分析[M]//《中国语言学论丛》(第一辑).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380-400.
- [5] 王红旗. 论语义指向分析产生的原因[J]. 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1): 72-77.
- [6] 周刚. 语义指向分析刍议[J]. 语文研究, 1998(3): 27-34.
- [7] 税昌锡. 语义指向分析的发展历程与研究展望[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4(1): 62-71.
- [8] 徐琳, 赵衍荪. 白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4.
- [9] 陆俭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王海滨, 何菊香. 滇中南华彝语卢轳话存在动词语义指向研究[J].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024, 42(2): 49-57.